

桃花流水杳然去， 油壁香車不再逢

盧大年醫師夫人梁慧美

那是個盛夏炎熱的酷暑，每一天，我汗流浹背，上衣總是乾濕交替，這種反反覆覆的現象，令我相當困擾，不斷擾亂我的情緒。參加暑期的江南參訪團，總有諸多不便之處，唯一的解決方法是多帶件衣裳，隨機更替。面對這樣悶熱的氣候，讓我格外地感受到台灣真的是個好地方！不論氣候如何炎熱，只要有一陣清涼的風吹來，便會將熱浪襲捲而去，相對是舒適的。

離晚膳尚有兩個小時的空檔，餐廳就位於「南宋御街」，於是得了點空閒可以逕行購物，讓我總算不虛此行，買了些蠶絲製品。自此刻之後，再也沒有任何可以購物的機會了！把握當下這句話，此趟領悟特別深刻。



「南宋御街」位於杭州的皇城北門和寧門（今萬松嶺和鳳凰山路交叉口）外，南宋時期屬臨安城的中軸線，全長約4185米。南宋皇帝每三年都要進行一次為期三天的祭天儀式，這條街是皇帝於「四孟」時到景靈宮朝拜祖先的專用道路。所謂「四孟」所指為孟春、孟夏、孟秋、孟冬，皆為四季的第一個月。根據《漢書·卷三六·楚元王劉交傳》所載：「辰

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唐·盧拱〈中元日觀法事〉中題有：「四孟逢秋序，三元得氣中。」在此四孟分別是指：寅、巳、申、亥年。三元為天、地、水，被認為是構成宇宙的三種元素。舊稱農曆正月、七月、十月的十五日為上元、中元、下元，合稱三元。道教的上元節、中元節和下元節也就是相應祭拜天官玉帝、地官閻王和水官龍王的時節。由此不難理解，帝王何以選擇四孟三元作為祭祖之時日，此與古人的宇宙觀有密切的關係。

繁榮的御街雖已歷經893年，中間也可能經過幾次的修繕，不過古城的樣貌和石板路依舊在……妳聽，好似馬蹄聲正由遠處逐漸接近中，是一輛小巧華美的油壁香車悠悠而過，若隱若現傳來一女子淺淺吟唱聲：「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一首詩，一幅畫，演繹著一個個美麗動人的愛情故事。



在晴空萬里風光明媚的這天，蘇小小興起乘坐油壁車遊春，車行中，偶遇一位騎著青驄馬的少年迎面而來。青驄馬因為受到油壁車的驚嚇，將馬背上的少年給摔了下來，這位摔下

馬的少年是當朝宰相阮道的公子阮郁。阮郁此趟乃奉父命到浙東辦事，路經杭州來到西湖遊玩，誰也沒想到，這麼一個小小事故，竟引發了一段濃情蜜意加上愛恨情仇的故事來。

跌坐的阮郁從地上爬了起來，抬頭時剛好看到了端坐在香車中的蘇小小正向他回以歉意的微笑。頓時，眼前這位貌似仙女、舉止高雅的少女深深地吸引了阮郁，他發直的雙眼，傻傻地佇立在原地望著漸行遠去的小小，許久沒有回過神來。

蘇小小，南齊時錢塘第一名伎，為中國古代最有名的才女佳人。根據史書記載，蘇小小的先世曾為東晉的官，她的父親因流落到錢塘後靠祖產經營成了商人，父母只有她這麼個女兒，自小被視為掌上明珠十分寵愛，又因她長的嬌小，所以便取名小小。蘇家沿襲祖上書香遺風，聰明靈慧的小小自小深受薰陶，便能書善詩，才情橫溢。就在小小十五歲時，父母相繼辭世，小小只好變賣了家產，由乳母賈姨陪同移居到城西的西泠橋畔，她們靠著僅有的積蓄生活。日子久了，賈姨開始擔心小小把積蓄用盡，將來生計無著落，便勸說：「不妨尋個富貴人家，終身也可有個依靠。」小小則回說：「寧以歌妓謀生，身自由，心乾淨，也不願悶死在侯門內。」此後，蘇小小開始常常與文人雅士們往來，並在她的小樓裡以詩會友，蘇小小成了錢塘一帶有名的詩妓，錢塘的仕紳客商便經常慕名前來西泠橋畔造訪。

話說，回神後的阮郁趕緊向路人打聽有關小小的一切。小小的嬌美、小小的微笑，已

經印在了阮郁的腦海裡，久久揮之不去。回到住處後，躺在床上，小小的身影總是在眼前浮現，令他輾轉難眠。經過反覆思考，阮郁決定去會會這位只見過一面就讓他牽腸掛肚的詩妓。第二天一大早，阮郁騎上青驄馬，直往西泠橋畔小小的住處去。不論是一見鍾情，還是命中註定的姻緣，小小回到家後，也難以忘記昨日遇見的那個少年，此刻她正倚在床邊想著阮郁的一舉一動，忽聽賈姨通報有一騎青驄馬的少年求見，心中一陣狂喜，不假思索就讓賈姨去請。阮郁跟在賈姨身後，斜穿竹徑，曲繞松柳來到了廳堂。小小面帶喜色，從繡簾中婷婷而出，兩人四目相視，情意綿綿，一種相見恨晚的情感，充溢在兩人的心間。



阮郁乃宰相之子，長得英俊瀟灑，詩詞歌賦精通，言談舉止文雅大方，不似那些只懂吃喝玩樂之紈袴子弟，讓小小更加歡喜，便破例請阮郁上鏡閣眺望西湖美景，並欣賞自己寫的詩句。雖然見面的時間不長，言談中，小小已感覺到阮郁是個有才之士，便有意要與阮郁成為知交。此時此刻，面對佳人美景，借著酒意，阮郁隨口吟出不少的妙句，使小小更是喜

歡，於是小小主動撫琴為阮郁彈唱出悠揚纏綿的曲調，調中傳遞著少女的愛慕之情。於是，一個是相國公子，一個是青樓歌妓，愛情在兩個難以被社會與禮教接受的人之間萌芽了！心直口快的賈姨媽見小小和阮郁情投意合，自然很是高興，但想到阮郁的身份，心中難免擔心，阮郁拉著小小的手，走到庭院，指著門前的松柏發誓：「青松作證，阮郁願與小小同生死。」

一日，正當夕陽西下，倦鳥歸巢之時，小小與阮郁牽手來到了西泠橋頭，小小觸景生情，便輕聲吟出：「妾乘油壁車，郎騎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泠松柏下。」的千古名詩。就在這天晚上，由賈姨作媒，兩人定下了終身。小小與阮郁成婚之後，便以書信通知家人。阮郁的父親阮道得知自己的兒子娶了一位歌妓為妻時氣得差點昏死過去，他無法容忍堂堂宰相之子娶個歌妓，但由於山高水遠，阮道只能暫時忍氣吞聲，另想辦法。經過幾番思索，阮道心生一計，為了穩住兒子，也為了打散這對在他眼裡極不相襯的鴛鴦，他先是寫了封意味深長的書信給阮郁，告訴兒子：「小小既是品貌雙全的才女，雖然身份卑微，但他並不反對。」接到書信的阮郁和小小見阮道如此通情達理，以為父親真的同意了這門親事，便安心地過起了自己的小日子。又過了一段時間，阮道給兒寫了第二封書信，謊稱自己得了重病已經臥床不起。知書達理的小小讓阮郁趕緊回家探望父親。著急的阮郁日夜兼程趕回家時，卻看見父親精神奕奕安然無恙的坐在大廳

之中，還沒等他弄清楚弄明白怎麼回事，便遭到了阮道劈頭的怒罵，並命家僕將他鎖進書房不得開門。不論阮郁如何聲嘶力竭苦苦相求，最終還是沒能抗得父親意願，只能重新娶了一位門當戶對的女子為妻，而多情的小小開始獨守孤燈，每日以吟詩喝酒解愁。



阮郁走後，小小閉門不出，終日憑欄凝眸，等待心上人的歸來。一個月，不見情郎的身影；一年，竟連一點音信都沒有。蘇小小由渴望、祈望，到失望、絕望，最終病倒在床。

一個晴朗的秋天，在湖濱她見到一位模樣酷似阮郁的人，卻衣著儉樸，神情沮喪，聞訊後才知此人名叫鮑仁，因盤纏短缺而無法趕考。她覺得此人氣宇不凡，必能高中，於是主動變賣首飾，傾囊相助。鮑仁感激不盡，滿懷抱負地奔赴考場。小小因受了風寒，調治不及，加之心境憂鬱，年僅二十四歲便香消玉

殞。這時鮑仁已在京城金榜題名，奉命出任滑州刺史，赴任時順道經過錢塘，專程趕到西泠橋畔答謝小小，誰料卻趕上她的葬禮。

小小最後的遺言：「交，乃浮雲也，情，猶流水也，隨有隨無，忽生忽滅，有何不了？至於蓋棺以後，物化形消，於豐儉何有？悉聽人情可也。但生於西泠，死於西泠，埋骨於西泠，庶不負小小山水之癖。」鮑仁撫棺大哭，將她安葬在離西泠橋不遠山水極佳處，圓了小小的遺願。

街道聲浪依舊，遊人穿梭往來間，我竟沉醉在這美麗的故事中……忽悠忽悠的，突然間，有人叫醒了，我，回神一看，原來是用膳時間就要到了！再看了看一眼，這條街上依然熱鬧，而我感嘆著古詩所題：「桃花流水杳然去，油壁香車不再逢。」

